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简论上帝、人 及其心灵健康

〔荷兰〕斯宾诺莎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简论上帝、人 及其心灵健康

〔荷兰〕斯宾诺莎 著

顾寿观 译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荷兰)斯宾诺莎著;
顾寿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
ISBN 978-7-100-07757-6

I. ①简… II. ①斯…②顾… III. ①斯宾诺莎,
B. (1632~1677)—哲学思想 IV. ①B5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794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

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

[荷兰]斯宾诺莎 著

顾寿观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7757-6

2011年6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6%

定价: 20.00 元

Benedict de Spinoza

**KORTE VERHANDELING VAN GOD, DE MENSCH EN
DESZELFS WELSTAND**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译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1981 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

“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 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



“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1年3月



译 序

—

Spinoza 在世时只出版了两部著作：1. 《以几何学方式论证的笛卡尔哲学原理》第一、二卷，附录：形上学名义通释（1663）；2. 《神学—政治学原论》（1670）*。

1677 年 2 月，Spinoza 去世，他在去世前作了安排，预嘱把他的遗稿在他死后交付给他的密友 Jan Rienwerts。Jan Rienwerts 者，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出版家。



1

* 这两部著作的全名是：

Renati des Cartes principiorum philosophiae pars 1 et 11, more geometrico demonstrata per Bevedictusn de Spinoza Amstelodamensem, Accesscrunt zusdem Cogitata Metaphysices querlati quam speciati accusrunt, quaestiones breviter enplicantur, Apud Jahannem Riewerts. 核奈·笛卡尔哲学原理第一、二卷，阿姆斯特丹，倍内狄托·斯宾诺莎以几何学方式论证。附作者所著《形上学名义通释》，扼要阐明形上学通论及其各论部分常见的各项疑难不明的问题。

Tractitus theologico-politicus, continens dissertatum es aliquot ostenditur libertatem philosophandi non tantum saiva pietate et reipublicae pace posse concedi, sed eamdem nisi cum pace reipublicae ipsaque pietate tolli non posse, hamburgi. Apud Henricum Kuenrath. 神学—政治学原论，包含若干论说，阐明哲学自由不独无害于信仰和社会安宁，并且不可能损害哲学自由而不同时损害社会安宁和宗教信仰。汉堡，亨利·康赖特出版。

后一著作不录作者姓名；所谓“汉堡，亨利·康赖特”，Colerus：《斯宾诺莎传》早已指出，显系伪托。

经过几个生前友人的辑录和筹措,1677年11月出版了Spinoza遗集,称为《内容目次见序文后所录,B. d. S. 遗集》。这集《遗集》没有出版地点,集前有一个序,也没有作者姓名。在序文以后,按次收录了以下五部著作:1.《伦理学》;2.《政治原论》;3.《论悟性的修养》;4.《书翰集》;5.《希伯来文法》。*

翌年,1678年出版了荷兰文的遗集,内容范围和1677拉丁文

* B. d. S. Opera Posthuma quorum series post fraelationem exhibatur. 1677. 集序作者说明,斯宾诺莎去世前曾特别提出《伦理学》刊印时不应冠用斯宾诺莎姓名,《遗集》编者尊重斯宾诺莎遗志,在集前以及集内有关处所只用了斯宾诺莎全名缩写B. d. S. 三字。

《遗集》所录五部著作的全名是:

1. Ethica ari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 et in quinque partes distincta, in quibus agitur: 1. de Deo; 2. de natura et origine mentis; 3. de origine et natura affectuum; 4. de servitute humana seu de affectuum viribus; 5. de potentia intellectus seu de libertate humana. 伦理学,以几何学方式论证,分为五卷,其中1. 论上帝; 2. 论心灵的性质及其起源; 3. 论感情的起源及其性质; 4. 论人的奴役或感情的力量; 5. 论悟性的力量或人的自由。

2. Tractatus politicus, in quo demonstratur quomodo societas, ubi imperium monarchicum esse habet, sicut et ca, ubi optimi imperant, debet institui, ne in tyrannidem labatur, et ut pax libertasque civium inviolata maneat. 政治原论,论应如何运用一个君主政体,或贵族寡头政体的社会,使之不沦溺为专制暴政并使公民的安宁和自由不受侵害。

3. Tractatus de intellectus emendatione et de via, in qua optime in veram rerum cognitionem dirigitur. 论悟性的修养,以及引导我们达到事物真实认识的途径。

4. Epistolae doctorum quorundam virorum ad B. d. S. et auctoris responsiones, ad aliorum eius operam elucidationem non parum facientes. 对于阐明作者其他著作有不少裨益的,若干学术界人士致B. d. S.书及其复函。

5. Compendium grammaticum hinc hinc hebraeae. 希伯来文法简编。

《遗集》集序的作者是谁已不可知;一般认为是出于斯宾诺莎两个密友之一,Ludwig Meyer或Jarig Jelles,而以Jarig Jelles可能为多。

这个《遗集》,Colerus在《斯宾诺莎传》里也已提到,显然是由Jahn Rienwerts出版的。



《遗集》是相同的。*

这五部著作,或更正确地说,为 1677 年的《遗集》所载有的这五部著作中的材料,加上以上两部生前出版的著作,合起来就是从 Spinoza 去世起,到十九世纪中叶止,为人所知的他的全部著作。**)

1677 年的《遗集》序作者说到当时遗稿辑录的情形,说它包括了友人手头所存 Spinoza 遗稿的全部内容,并且说:“即使也许可以相信,在这人、那人那里还藏有为这里所没有的我们的哲学家的某些作品,但是可以肯定那里不会有任何内容,这些内容不已经在这些遗稿里更清楚地说到了嘛。”

1677 年的《遗集》包括了,至少学术思想方面,Spinoza 的主要著作,但是并不是——也许集序作者有意给人这样一个印象——

* De nagitate Schriften von B. d. S. 为 glasemaker 所译(见 Colerus:《斯宾诺莎传》);这个译本内容与 Opera Posthuma 相同,但并不是根据 Opera Posthuma,而是在 Spinoza 生前从他的手稿直接译出的,因此成为后世校订 Opera Posthuma 的重要根据。V. J. H. Leopold (Ad Spinoza Opera Posthuma, Haque Comitit, 1902)首先开始了这一工作,以下看到, C. Gebhardt 更进一步贯彻了这一工作。

** 斯宾诺莎去世以后经过整个十八世纪没有出现斯宾诺莎的全集;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主要发端于德国文艺界的争论,在欧洲思想界开始了一个重新估价斯宾诺莎和重视他的著作的时代。从十九世纪初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版了四部斯宾诺莎全集;Saulus 本(Jena, 1802—1803);Gfroever 本(Stuttgart, 1830);Bruder 本(Leipzig, 1843—1846),和 Hugo guisberg 本(Heidelberg, 1875—1882);四个版本中第一、二、四都没有学术价值,唯有 Bruder 本是当时通用的善本,但是四个版本的内容都限于 Opera Posthuma(1677)和斯宾诺莎生前出版的两种著作。

1882 年出版 van Vloten et-Land 的斯宾诺莎全集本,第一次包括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发现的斯宾诺莎全部著作;这个版本订正了斯宾诺莎通信者的姓名,重订了全部书翰的时序,为后来斯宾诺莎学者所通用。1925 年,斯宾诺莎诞生三百周年,Heidelberg 大学出版了 C. Gebhardt 校注的全集本;这个版本除了其他优点以外,主要根据 1678 年的荷兰文《遗集》本详尽校勘了全部文字,是现代斯宾诺莎著作的最完善的版本。



它包括了当时编者所有的全部遗稿。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 Spinoza 的著作,这些著作证明,1677 年的《遗集》的编者,由于种种可以理解的理由,曾删除了一部分有关 Spinoza 生平活动的材料,和舍弃了一些当时从介绍 Spinoza 系统思想方面看也许不重要,但是以后从哲学史研究的观点看极重要的材料。

在这些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发现的材料里,最重要的是一部 Spinoza 的早期著作:《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

二

但是,为我们现在保有的这一部著作只是两个荷兰文的手抄本。

为了了解这两个手抄本的内容和性质,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这部著作存在、流传和发现的经过。

这部著作确实在 Spinoza 生前存在,最早的史料可以回溯到与 Spinoza 同时代的 Ludwig Meyer。Meyer 是 Spinoza 的密友之一,热心的笛卡尔主义者,《以几何学方式论证的笛卡尔哲学原理》(1663)就是在他的鼓励下出版,并由他作序的。Ludwig Meyer 在他自己的

* 在这些材料里,除《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以外,还有一篇在 1687 年隐名发表的科学论文《论虹》Stelkonstige reeckening von den Regenb. Opera Posthuma 序和 Colerus:《斯宾诺莎传》都曾直接提到这部著作。又,在现存《论虹》两个印本的后面各附有一篇关于《几率论》的论文(Reeckening van Kausen),字模与前篇不同,页次也自成起讫;它与斯宾诺莎唯一的相关是斯宾诺莎在一封信里(Opera Posthuma,第 43; Van Vloten,第 38)曾谈到同一问题并持有与论文相类的观点;这一论文本身没有重要内容,一般并不能肯定它是否斯宾诺莎的作品。



一部著作:《哲学——圣书的阐述者》的《后记》里说,“我们有确实的根据可以相信,哲学的领域在我们这个时代,既有它的伟大的革新者、推进者核奈·笛卡尔举着知识世界的火炬在前面走出了—一个榜样,必将为其他那些跟随他的道路的人所大大拓展;并且,同样的这样一个关于上帝、理性的心灵,人的最高幸福以及诸如此类的哲学领域,也必将为了另一些谋求永生的人而在曙光中诞生。”这一段话,除了其他意义以外,证实这部著作的存在,并且保存了它的一个拉丁文名称:De Deo, anima rationali, summa hominis felicitate.*

并且,可以证明,甚至在 Spinoza 生前,这一部著作已经在几个密友之外有少量流传。在 1677 年,Spinoza 去世的同—年出版的一本书名叫:《撒旦的膏药,无神论的奥秘》**里,现在看到,若干处所几乎只字不易地引录了这部著作。

但是,在 1852 年第一个荷兰文手抄本发现以前,没有人知道这部著作的确切内容和它的真实名称。

1703—1704 年,有一个德国人,后来的耶拿大学教授 Goltlieb Stolle 在荷兰旅行并且访问 Spinoza 的遗事,他见到了 Spinoza 的出版者 Jahn Rienwerts 的儿子小 Jahn Rienwerts。在他的旅行日



* 原名:Philosophia saerae scripturae interpraes; Colerus:《斯宾诺莎传》指出 Ludwig Meyer 所著,1660 年出版。1671 年,这一本书,和 Hobbes 的 Leviathan, Spinoza 的 F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一起,曾被荷兰基督教会列为禁书,见 Pollock, Spinoza, his Life and Philosophy, 1880, p. 37。我们的译文据 C. Gebhardt 德译, l. c., Einleitung, p. v.。

又,从这一段文字也可以看到,斯宾诺莎在世时,他的密友和学生已经清楚意识到他的哲学和笛卡尔哲学的深刻不同。

** Kuypers: Die diepten des Satans, of geheymnissen der Atheisterei ontdekt en vernielt. C. Gebhardt, l. c. Einleitung, p. vi, 引自 Dunin-Borkowzki, Chronien Spinozanum。

记里, Stolle 保存了这样一段记载:“他(Rienwerts 的儿子)又拿出另一份同样也是由他父亲抄录的、但是经 Spinoza 本人的手稿抄录下来的手抄本。这个抄本是《伦理学》,但是,如 Spinoza 最初所撰述的,是荷兰文的。这部《伦理学》和后来刊印本的体裁大不相同:不像在后者一样用繁复的数学方法论证,在这里是分章并且(不采用 *probativ singularium artificiosa* 而是)和《神学—政治学原论》一样,通篇直叙的。Rienwerts 肯定告诉我,刊印本的《伦理学》的撰述远胜于这个稿本;但是, Rienwerts 承认,这个稿本里有一些不同的东西是刊印本所没有的。他特别为我指出论魔鬼一章(在目次中是第二十一),后者在刊印本里完全没有。在这一章里 Spinoza 讨论到魔鬼的有无,一开始他考察了这样的命题:魔鬼和上帝的本质完全相反,它由它自身而具有它的本质(*quod sit Spiritus essentiae divinae contrarius et qui essentiam suam per se habet*),从而他似乎否认了魔鬼的存在。这一个稿本,据 Rienwerts 说,好些 Spinoza 的友人都有抄录,但是从未刊印,因为一方面拉丁文本既已出版并且更有条理,另一方面这个遗留的著作也撰述得过于草率。”最后,这个记载谈到, Stolle 与这个手抄本同时看到的有一份不知译者姓名的《神学—政治学原论》的荷兰译文抄本。

Stolle 1704 年的这个日记材料*, Stolle 1718 年又把它间接

* 据 C. Appuhn, l. c. Notice, Stolle 的这个日记材料最初由 Guhaner 择要发表 (Schmidt's Allgemeine Zeitschrift fuer Geschichte, Bd. VII, 年代?), 以后 Freudenthal 把有关 Spinoza 的部分引征在他的著作 *Lebensgeschichte Spinoza's* 里, 始为人注意。C. Gebhardt, l. c. Einleitung 引用了这段记载的原文; C. Appuhn, l. c., Notice, 据 Freudenthal o. c., p. 227 法译。



引用在他的一部著作:《目录学史发凡》* 中。

从后者,直接产生从十八世纪初至十九世纪初几部目录学著作**中关于一本《原始伦理学》的记载。

由于这些目录学著作,人们盛传存在一本和后世刊印本不同的《伦理学》的原始稿本,是以荷兰文著述的,主要不同在于并不是以几何方法,而是分章直叙的,其中一章专论魔鬼,为传世本所无。甚至最后有人肯定,现存的《伦理学》最初系由 Spinoza 以荷兰文所撰,然后由他人照本译成拉丁文,而去其论魔鬼的一章。***

但是,1704 年 Stolle 的日记记载,实际上是关于 Spinoza:《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这一著作的第一次的直接记载。

在这个记载里,可以注意到:Stolle 所见的抄本出于老 Rienwerts 自己的抄写,并且,据 Rienwerts 儿子的设想,录自 Spinoza 本



* Kurze Anteitung fuer Historie der Gelahrtheit, 1718.

** J. E. Reimanns, Katalog theologischer Buecher (1731); J. C. Mytius, Bibliotheca anonymorum (1740); 以及 Th. de Murr, Spinoza,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的《注释》的拉丁原稿的《序》(1802)。

*** 据 Ch. Appuhn O. C., Notice, Th. de Murr 是德国版本学家,十八世纪末在荷兰旅行寻访 1677 年为 Opera Posthuma 所未收的 Spinoza 遗著,特别着意于 Spinoza 逐教后所撰的《自辩》,而未有所获。但是他在 Rienwerts 家属所存的文件中得到一份 Spinoza 对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的《注释》的拉丁原稿,在此以前这一《注释》仅以一份法译传世。1802 年, Murr 发表了这份《注释》的拉丁原文并附了一个《序》, Murr 在这个《序》里说:《伦理学》最初是由 Spinoza 以荷兰文所撰,然后由旁人照本译成拉丁文而去其论魔鬼一章,而 Opera Posthuma 出版以后,又由 Jarig Jelles 还译为荷兰文。这是一个错误的推断,不但现在确知 Jarig Jelles 不通拉丁文,并且 Jarig Jelles 何以需要把 Spinoza 原以荷兰文撰述的著作“还译”为荷兰文,亦属不可解。1852 年《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全书发现以后,《伦理学》的原始撰述状态已经无可怀疑,《伦理学》自是 Spinoza 一开始以拉丁文按几何方式撰述的,而《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则是另一本内容与《伦理学》相同,但是体例完全不同并且很早就译成荷兰文的 Spinoza 的早期著作。

人的荷兰文手稿，虽然这一点，以下看到，多半并不确实；其次，Rienwerts 儿子说道，在老 Rienwerts 这一抄本之外，存在着 Spinoza 的其他友人的抄本；最后，可以注意到，和这一个抄本一起，有一本《神学—政治学原论》的、不知译者姓名的荷兰译文抄本。

1851 年秋，后来的德国哈勒大学教授 Eduard Boehmer，在荷兰旅行并访问 Spinoza 的遗事，他从阿姆斯特丹一个书商、版本家 Frederik Muller 那里得到一本荷兰文的 Colerus:《斯宾诺莎传》；在这本书里面带有一个读者关于 Spinoza 生平的若干按语，其中有一条说道：

“在某些哲学爱好者手里有一部 Spinoza 著作的手抄本，这部著作，虽然不像他的《伦理学》一样用教学方法撰写，但是却包含同一的思想和内容。从文字风格、观念发展来看，可以明白看出是 Spinoza 的早期作品。按着这部著作，作为学说的蓝本，他才在以后著述了他的《伦理学》，而在后一著作中，运用了几何学的论证，虽然同一的材料叙述得更有条理并且有不少发展，但是正是这个几何学的论证方式，在形上学里根本不曾见过，或者说不曾应用过，并且只有少数人才熟习，使这部著作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比前者更晦涩，在后者，只有附录中开始的一小部分是用的几何学方法。”

不但如此，在这同一本 Colerus:《斯宾诺莎传》里，和一份荷兰文的关于《神学—政治学原论》的《注释》在一起，有一份同样是荷兰文的、正是上面这一条附注所指的 Spinoza 这部著作的《摘要》，称为：《倍内狄托·斯宾诺莎：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两卷并附录，摘要》。这是人们第一次知道这部著作的真实名称 Korte Verhandeling van God, de Mensch en deszelfs Welstand, 并且也



是第一次知道这部著作的约略内容,它是分章的,其中一章论魔鬼。

1852年,Boehmer发表了这一个《摘要》,并且附了一个拉丁译本。

紧接着,1852年Frederik Muller发现两册手抄本,其中第一册包含了Spinoza的这部著作:《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的荷兰文全文,书前附有有关Spinoza生平的一篇序,并同样附有一份《神学—政治学原论》的《注释》的荷兰译文。第二册包含一份Spinoza:《以几何学方式论证的笛卡尔哲学原理》的荷兰译文。

在这两个发现以后不久,荷兰学者Van der Linde证明了,Boehmer在他那本荷兰文Colerus:《斯宾诺莎传》里所见的全部读者附识材料以及Frederik Muller发现的两册手抄本全部出于十八世纪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医生,Monnikhoff的手笔。

又十年,约在1862年前不久,发现鹿特丹的一位诗人,Adrian Bogaers保存着一份时间上更古老的手抄本,其中包含:一份《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一份较早的(未刊印过的)《神学—政治学原论》的荷兰译文,以及同样,一份《神学—政治学原论》的荷兰文《注释》。在《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的部分,同样存在着若干Monnikhoff的笔迹。

现在知道,后发现的手抄本时间在前,前发现的手抄本时间在后,前者世称A稿,后者世称B稿。

这两份手抄本现在保存在荷兰海牙的皇家图书馆。

1862年, Van Vloten 主要以B稿为主,个别地利用了A稿的



内容,在阿姆斯特丹的 Frederik Muller 处,第一次正式出版了 Spinoza 的这部著作,即《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并称之为《倍内狄托·斯宾诺莎全集补遗》。《补遗》本附有 van Vloten 的一个拉丁译文,这个译文,可惜一般公认并不能令人满意。

(当时已经可以断定,A 稿不但时间在先,并且内容价值胜于 B 稿。)1869 年 Carl Schaarschmidt,同样在 Frederik Muller 处,出版了 A 稿的全文。

不久,根据德国学者 Christoph Sigwart 对于这一著作的研究,荷兰学者 Antonius van der Linde 对 A、B 两稿作了一次详尽的校订,在这个校订的基础上,1870 年 Sigwart 本人又出版了一个同时根据 A、B 两稿的德译本,附有重要的引论和详细注释。这是第一次出现的这部著作的完善的校释本。

1882 年,这两个抄本同时收入 Van Vloten-Land 的 Spinoza 全集本。

三

在 A 稿之前有一个《前言》,明白说到荷兰文译自一个 Spinoza 的拉丁原本。B 稿没有这个《前言》,但是,以下看到,B 稿主要以 A 稿为基础。

但是,不论 A 稿和 B 稿都不是这部荷兰文译稿的原本。

上面说过,B 稿出于十八世纪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医生 Monnikhoff, Monnikhoff(1707—1787),现在知道,是一个笛卡尔主义者 Deurhoff 的极度崇拜者。Deurhoff 与 Spinoza 约略同时而稍晚



(1650—1717)。Deurhoff 当曾精研 Spinoza, 但是对 Spinoza 抱批判态度。Monnikhoff 保藏了 Deurhoff 的文稿, 曾以极虔诚的心情抄录了 Deurhoff 的几乎全部作品。

B 稿确切出于何时已不可考, 但是上面说到 B 稿之前附有一篇 Monnikhoff 关于 Spinoza 生平的序, 序文说到 1743 年 Spinoza 家属修葺 Spinoza 旧居的事, 因此最早当不早于 1743 年。

A 稿有若干改错和边注同样出于 Monnikhoff, 因此 A 稿当是 B 稿的底本之一。至于在 A 稿以外, Monnikhoff 是否尚据有其他底本(C 稿), 各家意见不一。Schaarschmidt 否认这一点, Sigwart 肯定这一点。Sigwart 以为 B 稿句读往往优于 A 稿, 因此主张 Monnikhoff 如果并不据有拉丁原本, 至少据有另一份优于 A 稿的荷兰文底本。但是 C. Gebhardt 在对照了 A、B 两稿的全部异文以后, 认为 A 稿是 B 稿的唯一来源, 因此 B 稿并不具有任何原始史料价值。

从 A 稿的荷兰文书法、拼写看, 可以确定是十七世纪遗物。但是同样 A 稿也不是译稿的原始抄本。

这个抄本字体端正, 书写认真; 但是拼法差错, 句法舛误, 比比皆是; 正文往往有增伪的文句, 显然是读者附注, 传抄时窜入本文的, 并且至少有一个证据, 可以证明这个抄本的底本是一个残本。这些都说明它不是译稿的原本。

这个抄本出于什么人现在已不可考。注释家只能作一些可能的推测。

上面说道, 和 A 稿在一起有一份《神学—政治学原论》荷兰译文的全文抄本。《神学—政治学原论》两个荷兰译本分别出版于

